



## 长在树上的国旗

王宗仁

我的汽车在唐古拉山北侧的一个洼凹里抛锚后，我差不多鼓捣了近三个小时，也没有排除故障。这时天近暮晚，四周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积雪涂上了一层绚丽的晚霞，天地间罩着一天中最后的灿烂。我这才很不情愿地从汽车底盘下钻出来，搓掉了两手的油腻，我知道脸上也会留下泥渍，管它呢，顾不得了。我看到山根下的某一个角落，耸立着两尊雕塑般未归去的野牦牛，沉隐，厚重，如同丰沛在藏区的油画。

我对还趴在引擎上苦苦修车的助手咎义成说，别折腾了，省些力气对付今晚，当山大王吧！

当山大王，是指我们汽车兵在车子抛锚后在荒原野岭守山看车，忍饥挨饿受冻，很苦涩的差事。听我这么说，小咎笑着回敬我：“今晚还真轮不到我们当山大王，你没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？”

我顺着小咎手臂指向望去，不足百米处的路边，类似小方桌一样的石头堆上，端端地立放着一个铁皮暖水瓶。啊，格桑旺姆阿妈的拥军爱民茶水站！汽车抛锚后，我只顾着急头巴脑地修车，好早些赶路，竟然没有

留意是到了什么地方！格桑旺姆阿妈，那是个一提到她高原军人就会把滚烫的心放到故乡手上的名字！这时，我再抬头望了望稍远处的山坡下，一棵不算很高的白杨树举着一面红旗，卷着高原的风一声高过一声地飘响着。对于来往唐古拉山的人，特别是军车的司机们而言，那面红旗是插在他们心里的锁眼中呀！就在红旗的后面，阳光充足的山洼里，有一顶黑色的牦牛绳编织的帐篷，那是阿妈的家。阿妈的帐篷不仅能歇身，更是心灵可以安歇之处。我们在高原跑车，千里万里，阿妈无处不在，好似从未离开。此刻，我忍饥耐渴几个小时只顾修车，口干舌燥，接过小咎递来的一杯酥油茶，一仰脖子，满口生津，每个毛细孔都流淌起爽心的甘露。我知道，总有不少路人不忍心在阿妈的帐篷里落脚投宿，端起酥油茶只需抿一品，便浑身飞劲。真的，那个小小的铁皮暖水瓶强壮了多少高原军人山峦般的筋骨，滋润了他们儿女情长的胸怀。白杨树上的五星红旗，还有那顶锈着岁月厚茧的小小帐篷，那才是与时间共存的、真实的家，它曾经也必将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，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精神世界。

往事引我回望，那是故事的起点……

从山中延伸而至公路边的那条并无野草掩盖、只有砂石蹭脚的崎岖小路上，一老一少两位藏家妇女背着一大一小酥油桶，心急腿慢地匆匆而来。格桑旺姆和她的女儿卓玛每天都会数次往返这条路。公路边终年厚积着冻雪冰渣的地上袒露出那一块光溜溜的地面，就是这母女俩停放酥油桶及她们容身的露天茶水站。当然，有

时候比如风雪天或盛夏的烈日曝晒时，她们的头顶也会撑起一把伞，那是汽车兵心疼母女俩留下来的一块无风无雨的天地。过后，她们总会千寻万找地把伞捎给主人。有什么办法呢，领了情绝不欠债。她们祖辈都是从风风雨雨中走出走进的硬硬朗朗实诚人！

公路在茶水站旁突然变得平缓，前面不远处便是下山的陡坡了。司机们照例会在这里停车检查一下车辆，尤其要看看刹车灵不灵，才肯放心下山。这也是母女俩将茶水站设在此处的因由。一杯酥油茶甚或一杯白开水，都会尝尽人间的温馨，大大缩短你和我之间的距离。

曾经那些年，少数不安分守己的叛乱分子无端地闹事，接着边境又起战事，狼烟飘散到牧村上空。青藏公路在一夜之间变得繁忙起来，从早到晚马达声响彻不断。玩火者的肆无忌惮照例会制造一些别离、伤害和疼痛。子弟兵的勇敢给祖国和亲人创造着安宁、幸福生活。格桑旺姆和女儿每送别一个又一个挥着手向她们告别的亲人，心里就像植入子弟兵军帽上那颗五星那样鲜亮和满足。有的战士得了高原反应，她们还会把他们领进自己的帐篷，熬中药、做藏医按摩，药到手到病除。进家时的紧张和忧虑变为分别时的喜悦、祝愿。海枯石也不烂。茫茫人海中，藏家母女和这些生龙活虎的兵们仿佛注定邂逅，依依惜别，将所有的祝福呼唤都深藏在时光的深处。格桑旺姆记得清楚，那天是藏历年的清晨，阳光少有的饱和，她家的院子、水缸以及帐篷前的草场，格外清静、纯净，汽车连的那位沈连长带着两个兵，把一面国旗送到她和女儿手中。连长对她们说：“高原上有战士的家，家中有亲人。战士和牧民都是国家的好儿女。”随后两个

战士在帐篷前挖坑，将她们带来的一根木杆栽下，足有10米高，那面国旗就神采飞扬地飘在了木杆顶端。

太阳站在国旗上，天空闪射出光明，射在藏家母女的脸上，射在她们每天跋涉的那条山路上。不是一家一户，零散在周围许多的牧民都赤裸着心灵承接阳光。母女俩瞬间感觉到生活了多少年的这个帐篷成了世界屋脊上的中心，脚下的草原和紧挨着帐篷的那片湖水，成了她们新的出发地。

奇迹发生在第二年夏天。那根旗杆原本是战士们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，挖来的一棵正在蓬勃成长的白杨树，他们的初心当然渴望这棵移栽的树能够成活。但是掏句心窝话，这只是可望不可及的事！不是有句话“树挪死，人挪活！”何况是把一棵好不容易在海拔3000米地方成活起来的树，移到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，想成活？太难太难了！然而，天意随人愿，白杨树旗杆在格桑旺姆摇着转经筒默念着“六字真言”的诵经声中，在卓玛勤快的浇水施肥中，抽出了一瓣、两瓣、三瓣……嫩芽，抽出了春天！好个有生命的白杨树旗杆！霎时整个唐古拉山都变得鲜亮鲜活起来！

国旗长在树上，树根深深扎入大地。杨树之根亦是国旗的根，人心之根。这不是一种艺术表达，而是军人对边疆藏族同胞的满腔热爱，是祖国对藏地神圣疆土的深情信赖！它传达出一种无以伦比的美妙！

清晨，格桑旺姆母女俩升起国旗，傍晚她们并不降下国旗，而是在旗杆顶端挂一盏马灯，灯光映红旗！随风飘扬的红旗，猎猎展成号角，猎猎展成呼喊，拂动公路上奔忙的各路目光，把他们招引过来。人们肯定不是为了一杯酥油茶，而是要把藏家母女用激情和生命点燃的信仰，把西藏故事诉说给现在、诉说给未来、诉说给记忆！

夏至，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个节气，当它踏着盛夏的热浪翩然而至，白昼达到最长，万物生长繁茂。古人云：“日北至，日长之至，日影短至，故曰夏至。”这节气一到，天地间便蒸腾起一股子闷热，连风也懒洋洋的，不肯动弹。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，无数文人墨客将夏至的独特景致、细腻情思诉诸笔端，留下一首首动人诗篇。走进古诗词，仿佛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窗，在字里行间，与古人一同感受夏至时节的万千气象。

“昼晷已云极，宵漏自此长。”夏至这天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白昼之长达到极致，此后，夜晚的时间便渐渐拉长。短短十个字，道出了大自然微妙而规律的变化，也让人感受到时光流转的韵律。站在千年后的今天，读着这样的诗句，仍能体会到古人对自然变化细致入微的观察，那份对节气更迭的敏感与敬畏，透过文字扑面而来。

白居易有诗云：“夏至一阴生，稍稍夕漏迟。”这“稍稍”二字用得极妙，仿佛能看见那阳光在夏至之后，偷偷地、



## 古诗词中话夏至

吴建

蹑手蹑脚地缩短。白乐天大约是在某个夏至的傍晚，忽见日影比前日略长了些，便拈须沉吟，写下这句话。他未必想到，千年之后，有个闲人会在空调房里读着他的诗，想象他当年的情状。

韦应物在《夏至避暑北池》中说：“绿筠尚含粉，圆荷始散芳。于焉洒烦抱，可以对华觞。”诗人在夏至这天来到北池避暑，看到新竹还带着粉霜，圆荷开始散发芳香，于是借景抒情，抒发了自己在这炎炎夏日里，通过赏景饮酒来排遣烦闷的心情。不同的诗人，在夏至有着不同的心境，或喜悦、或闲适、或忧愁，这些情感融入诗中，让夏至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

范成大《夏至》诗云：“李核垂腰祝饔，粽丝系臂扶羸。节物竞随乡俗，老翁闲伴儿嬉。”诗中描绘了宋时夏至的民俗：

将李子核挂在腰间以避瘟，用五彩丝线系在臂上以祈福，老翁与孩童嬉戏玩耍。这般景象，如今已不多见。现在的夏至，城里人大抵是在办公室里吹空调，偶尔瞥一眼手机上显示的“今日夏至”，便算过了节。那些古老的习俗，早已随着时代的风烟消散了。

柳宗元被贬永州时，曾写《夏至偶作》：“南州溽暑醉如酒，隐几熟眠开北牖。日午独觉无余声，山童隔竹敲茶臼。”永州的夏至，湿热难当，诗人只能倚着几案，打开北窗，在午间小憩。忽然醒来，万籁俱寂，唯闻童子隔着竹林捣茶的声音。这场景静谧至极，又寂寞至极。被贬的诗人，在夏至的长昼里，体味着人生的无常与孤独。这种感受，怕是今日那些在空调房里抱怨“热死了”的白领们难以理解的。

张耒的《夏至》诗说：“夏至熟黄瓜，秋来酿白酒。”农事与节气，在古人诗词中总是紧密相连。夏至时节，黄瓜初熟，农人便知秋酿不远。这种对自然的敏感，今人已丧失大半。我们吃着反季节的蔬菜水果，过着恒温恒湿的生活，对物候的变迁日渐麻木。偶尔在超市看见“夏至”字样的商品，也不过是商家营销的噱头罢了。

古诗词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夏至的神秘宝库。在那些优美的诗句中，我们看到了夏至的物候变化、田园风光、自然美景，也体会到了古人的生活与情感。穿越千年时光，这些诗词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而我们在现代社会中，依然能够触摸到夏至的诗意与温度，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夏至已至，夜将渐长。光阴的故事，依旧在继续。


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